



港澳哪吒崇拜

陳國成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哪吒崇拜，在中國及臺灣均流行，前者有一百多所供奉哪吒的廟宇，而後者則多達三百多所。但香港的哪吒廟只有一所，它位於深水埗，名為三太子廟。澳門有兩所，一在柿山，一在大三巴旁。本文將簡述港澳哪吒廟的歷史、當地居民崇拜哪吒的情況，以及其在驅瘟抗疫所扮演的角色。

哪吒的故事及形象

哪吒太子，源於印度佛教神系，是北方的守護神皮沙王五子之一，他為父親手持寶塔，降伏妖魔。唐代佛教盛行，有關哪吒太子的故事，亦開始成為日後民間通俗小說及故事中的主角，並得以廣泛流傳。有傳唐玄宗年間，外患日盛，有臣僕獻計請北方的皮沙王的三兒子哪吒來擊退敵軍，於是，哪吒開始為人所知。到了宋代，筆記志怪小說集《夷堅志》將哪吒稱為神將。其後，哪吒故事更與道教混合，最後形成被神化、供奉的對象。到了明代，哪吒成為了《封神演義》中李靖三子之一。書中記載哪吒母親懷胎數年，始誕下哪吒，當時哪吒已有乾坤圈及混天盟。另外，《西遊記》記載哪吒出生，當時左手有「哪」字、右手有「吒」，因而得名。我們現在所認識的哪吒，其形相是：手持火槍、乾坤圈、混天綾及腳踏風火輪，這正是由《封神演義》中建立出來的。而且，哪吒所穿的，是中國的傳統服飾—肚兜，完全體現了哪吒被塑造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形象。¹

¹ 有關哪吒故事、人物的變遷，可參看二階堂 善弘 2006。

哪吒在故事中作為天界或道教的勇猛神將、在玄奘取經途中幫助師徒除妖，這些內容構成了不同地方對哪吒不同的崇拜形式。²香港及澳門的哪吒廟，它們所強調的，是哪吒去瘟除疫的法力或神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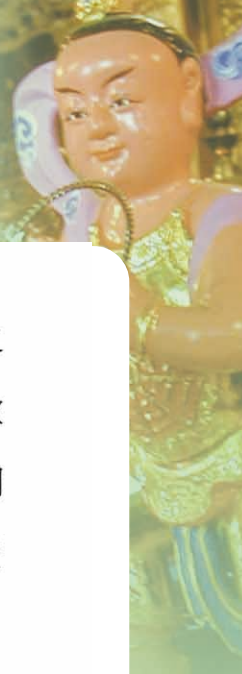
港澳哪吒廟的建立與疫症

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蔓延至深水埗一帶，有人歸咎妖魔鬼怪作祟，區內客籍人士記起家鄉廣州惠陽淡水建有三太子廟，相傳以驅邪逐疫出名，於是從當地請來哪吒，出巡深水埗各街，驅邪鎮妖。後來瘟疫消除，當地人認為是哪吒顯靈，遂於1898年（光緒24年）建廟供奉。

至於澳門，位於柿山及大三巴的哪吒廟，兩者相隔不遠。柿山哪吒古廟是一座建於麻石上的細小神龕。相傳柿山柿樹林立，鄰近村童常在該處嬉戲，期間常見一陌生孩童，身穿肚兜及丫髻打扮，與村童一同遊戲，並且站立於石上領導村童，雖然山陂陡峭，但並沒有發生意外。一日，該童突與村童道別，而山下村民見該童腳踏風火輪而去，於是眾人認為是哪吒太子顯靈，遂於其所立石上設壇供奉。後來，發生於19世紀的鼠疫，更令該廟成為當地居民參拜的重要場所。光緒24年，亦因該次疫症，大三巴位於舊城圍牆之茨林圍入口旁也興建了哪吒廟。相傳在疫症期間，居住在大三巴區的村民向鄰近的柿山坊眾商議，擬請柿山哪吒廟的哪吒神像分身到大三巴供善信參拜，但建議遭到反對。雖然雙方曾多次商議，但亦沒有結果。最後，大三巴居民自行建廟供奉哪吒。該地居民之所以希望得到柿山哪吒神靈庇祐，可能與這個原因有關：根據《澳門柿山哪吒古廟擴建百年紀念特刊》指出：「正值當年澳門發生疫症，只有柿山一帶沒被波及，當這個消息被傳開後，眾人均到柿山祈求福安，聲威一時無兩。」³而且加上以下這個有關哪吒神諭，居民對他除疫的神力更深信不疑：「百多年前，澳門曾發生一場疫症令居民生活苦不堪言，特別是大三巴區之貧民更處水深火熱之中，由於當時生活

² 父子相克、孝道是哪吒故事的另一個重點描述，可參看 Sangren 1994。

³ 《澳門柿山哪吒古廟擴建百年紀念特刊》，頁2。



清苦，在無計可施之下唯有向天祈福求有奇蹟打救，而當時有一位善信在睡夢之中看見一孩童從天而降，腳踏風火輪，向岸前對面山上的溪水施法，著其取水飲用便會痊癒，並咐囑他通知鄰居飲用，都一一痊癒，當時隔鄰居住很多葡人聽聞都來取水試用，都稱奇痊癒。」（故事內容來自大三巴哪吒廟祈福辟瘟法會所派發的場刊）。

賀誕：以柿山哪吒廟為例

香港深水埗三太子廟將農曆三月十八日定為哪吒神誕，而定居於香港的澳門陳氏家族(下述)，他們則在農曆五月十八日，於酒樓舉行賀誕聚會，並在會場設置哪吒行宮的神壇以供家人及信眾參拜（天涯不曉生 2004，頁 81）。深水埗三太子廟在哪吒神誕當天，並沒有舉行大型的賀誕活動，只有個別居民帶來祭品、香燭參拜。相反，澳門的柿山及大三巴哪吒廟，在農曆五月十八日，分別舉行具規模的賀誕活動，而費用主要來自善信的捐獻，如柿山哪吒廟的賀誕活動。1898 年的《澳門憲報》已有柿山哪吒廟賀誕的記載了。憲報指出，當年籌募賀誕經費遇到了一些困難，並報道當地信眾應對之法：

茲我柿山哪吒古廟二百餘年，一坊香火，闔澳拜參，地潔神靈，年中神誕費用多金，奈無營業難以躊躇，目見神功冷淡，年不如年。今闔坊公議將本廟司祝開投，每年價銀二百大元為底，連投三年為期，價高者得。先交押票銀十大元，若投得者，將押票銀作為按櫃，尾年扣除，其租銀分四季交納，先交上期一季，方得開辦，准五月初一日開投，特此預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吉旦。柿山圍當年值事楊兆英等啓。⁴

為甚麼在廟宇擴建當年竟出現這種情況？推想原因可能是瘟疫對當地經濟所造成的傷害還未復原，而籌建古廟幾已將民間籌集的資金耗竭殆盡（當年合共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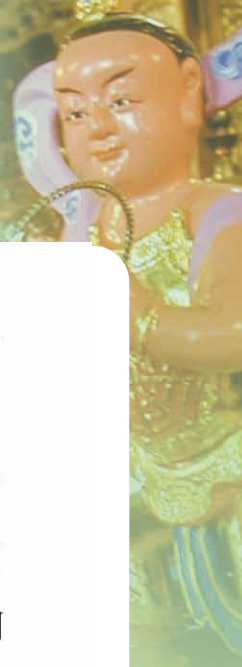
⁴ 《澳門憲報》1898 年 6 月 18 日第 25 號。

六佰伍拾多元)，因此出現了以上的情況。對於是次賀誕的情形，筆者並沒有資料探討，但從其後的文獻記載，哪吒廟並未因此事而影響了該廟舉辦賀誕活動，例如廟中的一塊木匾詳細記載了光緒 29 年(1903 年)建醮演戲的支出以及民間的捐獻，從眾多支出項目以及花費的金額反映了當年慶賀活動相當具規模。⁵兩所哪吒廟的管理都是由坊眾推選出的值理負責，然後由他們向信眾應捐賀誕款項，以支付活動的支出。

《澳門柿山哪吒古廟擴建百年紀念特刊》指出，在數十年前，每當農曆四月初，哪吒廟值理會便組織一班街坊，到區內每家每戶籌募款項以舉辦賀誕活動。賀誕節目主要包括演戲、搶炮及遊神：

1. 演戲：早在 20 年代是做木頭戲的，於 60 年代則改為做大戲。當年公演的粵劇，多從香港請來一班大老官，共演四日五夜。早年前，值理會更邀請澳門的曲藝團體以及法國皮影戲《哪吒鬧東海》赴澳表演。
2. 搶炮：該特刊指出：「搶炮」是寶誕重頭戲之一，各會堂之會員會齊集於「賣草地」（筆者按：街名），想盡辦法把花炮搶回去。搶炮是甚麼呢？搶甚麼炮呢？原來是供奉哪吒太子的會館或人家。當時這些會館或人家的統稱為花炮會，每個花炮會亦有由圍繞著吉祥、忠義等詞意來命名的堂稱，如結義堂、群義堂、青年堂等各自供奉著不同號數之哪吒像。每逢寶誕吉日，必會齊集搶炮地點。該地設置一個以木造的圓形台架，直徑約兩英呎，台架以四腳支撐著。在燒炮前，由一位老街坊，高舉著一張寫上每個神像之代號的大紙牌，邊行邊說燃放之炮號。在繞場一周後，一個置於炮架上以竹筒造成的炮筒隨即被燃點。被燃的炮筒鳴響後，各人蜂擁而上，把一個預先置於炮筒下的一面有如銅錢的鐵片搶走，整個過程約兩小時。而該年把神像請回去的堂會，必在翌年賀誕前把神像及帶同「利是」及其他代用品等，送回廟宇過誕。（筆者按：每年約在二十搶炮，廿一回鑾；當年約有 20 至 30 個炮。）

⁵ 節錄自拙文“澳門的疫症與廟宇”（2003 年，頁 30）。



此處所指的「炮」是指哪吒太子。而太子亦由不同代號劃分，分爲第一炮、第二炮等等。其中的第七炮，又分正炮、副炮、炮生炮。而每堂都會各自爲所恭奉之「哪吒像」，設法把「炮」請回他們所屬之會館或家內「坐鎮」，再個別慶祝一番，祈求福安。在搶炮的過程當中，有時會因各爲己欲而演變成全武鬥，所以常有傷人之事發生。” 因此，搶炮活動曾一度停止。到了 2003 年，搶炮活動再次復辦。

3. 遊神：哪吒太子出巡，用以淨化社區，驅除邪疫，並祈求風調雨順，安定繁榮。繞境巡遊，更方便各方善信參拜。特刊亦記載了數十年前抬神出巡的情況：

這裡所說之抬神，是指抬著哪吒太子行宮遊街（正式的八人大轎），抬神者均爲「花仔」（年齡介乎 15 至 21 歲之未婚男子）。轎的前後均由四人抬著，兩旁則由兩人扶轎。行最前的有兩位身穿唐裝長衫。跟隨行宮而行的，分別有幾位擔著花籃、擔著木桶的八、九歲小孩。另外有幾位三、四歲小男孩當「哪吒仔」，亦有幾位六、七歲小女孩當仙女（仙女散花）。他們均站到大人（成人）之肩膀上；還有年紀較大的男孩負責「灑聖水」。

當鑾輿隊伍出巡遊街時，其所經之路徑上空，不能有衣物遮擋著行宮，如果未能把衣物收起的話，隨團的其中一位老街坊使用「長鴉叉」把它「叉」下來。而在大隊前，有幾位長者手持著肅靜、迴避的牌匾帶頭開路。同時還有結義堂醒獅作先鋒。每當行經其他廟宇時，都要鞠躬三拜，以前行、退後、來回做三次，以作敬禮。

特刊沒有提及出巡的路線及所需的時間，而以醒獅作先鋒的結義堂，它是成立於 1922 年的花炮會，其會所設於哪吒廟旁邊；至於神輿是該廟擴建時所造的，雕刻漆上金箔，其頂部則重疊安裝而成。時至今日，哪吒廟出巡仍然是賀誕的重要一環，但抬神的不再規定是未婚男子，而扮演「哪吒仔」及「仙女」的小朋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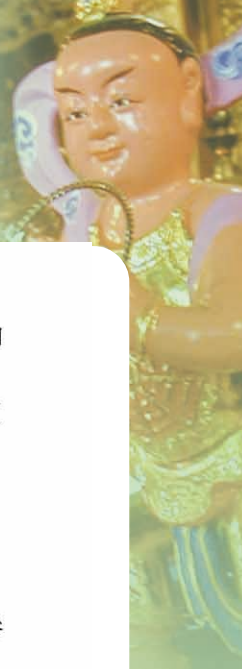
再沒有站在出巡隊伍成員的肩膊上。至於巡遊的路線，近年採用的主要包括：哪吒廟→白馬巷→水坑尾→八角亭→新麗華廣場→新馬路→板樟堂街→女媧廟→賣草街→柿山斜巷→哪吒廟。繞境巡遊，由早上九時開始，至下午二時許結束。筆者不知道這百多年間巡遊路線是否有很大的變化，但從以上的路線可以清楚反映出巡遊的範圍，主要是以柿山社區為核心，並未涉及澳門其他的主要社區如南灣、西灣（兩處均為高尚住宅區）以及內港（由媽閣廟至關閘一帶）周圍等地華人社區。⁶另外，近年的繞境巡遊，還包括了來自中、港、臺、馬來西亞、日本等參拜團體的參與及其儀仗隊的表演助興，使神誕規模更鼎盛、內容更具不同色彩。

哪吒廟在現代驅瘟抗疫的角色

2003年年底，亞洲地區出現非典型肺炎疫症。當澳門仍未出現感染個案之前，民間社會已經自發動員舉辦祈福消災的宗教活動來抗疫。柿山哪吒廟鑒於它過去在抗疫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再次在同類型的宗教儀式中擔當首要的位置。是次名為「癸未年祈福法會」是由該廟值理會與澳門三盞燈聯合商會合辦，並得到居民的資助，希望通過一系列的道教科儀及祭祀儀式（包括上供、上表、禮斗、朝幡、施幽等）為澳門居民祈求消災解厄，並同時派發平安米、神茶及平安符予到場善信。雖然這是該兩組職第二年的合作，但是次祈福法會在這種情況下舉行而所帶來的意義更為民眾所認同。

兩個月後，澳門出現了首宗感染個案。其後，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在坊眾的支持下動員舉辦了「辟瘟鎮災耐恩法會」，為澳門以哪吒廟名義籌辦的第二個祈福消災宗教活動。在6月15當天的早上，值理會成員在道士帶領下將哪吒神像請到神棚安放，為繼後的開壇及嘉賓上香儀式作準備。接下來的儀式計有放生、上表、發送關文、朝幡、朝大士、禮斗，以及施幽。以上所進行的儀式，在廣東

⁶ 節錄自拙文“澳門的疫症與廟宇”(2003年,頁30-31)。



地區的打醮活動中是常見的。至於當天下午舉行的祈福轉運儀式（參與信眾以神壇為中心繞三圈），約有 300 多人參加，而派發的平安米、神茶及平安符多達數百包。另外，6 月 17 日哪吒誕當天，值理會特別應氹仔居民的要求，將以往哪吒出巡只限於澳門範圍的路線伸延至氹仔，希望當地坊眾亦受其庇佑。

值得注意的是，澳門政府對於這兩次的祈福大會都沒有作出任何的資助或參與。根據柿山哪吒廟值理會鄭先生指出，政府對以民間宗教作為防疫消災的行動是採取保留的態度，但是這並不表示政府完全不支持中國傳統習俗及相關的慶賀活動，特別是神功戲及哪吒巡遊活動，這從文化局及旅遊局所給予的資助得以證明。另外，政府對中國民間宗教有關燃放炮竹這項必不可少的環節採取了一種非常容忍的態度（與香港政府所採取的大大不同），甚至在 1894 年為了展開防範鼠疫工作而自動暫時停止燃放炮竹的禁例：

大西洋澳門議事公局紳長巴，為通知事照得查本局稟冊，西紀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八月初二日暨二十三日所載燒放炮竹一節，今暫行弛禁，為此佈告本澳華民人等知悉，無論日夜何時，均可燃燒包竹，至復行禁止之時為止，特此通知。甲午年四月二十九日。

有趣的是，澳門政府對燃放炮竹所採取的容忍態度（特別是民間慶賀新春及其他節誕時），已成為當地居民解說非典型肺炎於年初沒有在澳門出現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他們相信燃點炮竹時所釋放的硫磺，已將可能存在於社區的病毒殺死。故此，這加強了民間對祈福活動、燃放炮竹等來消除疫症的意願，尤其是被視為消災去疫至為靈驗的哪吒神亦包括在供奉的行列之中。⁷

⁷ 節錄自拙文“澳門的疫症與廟宇”（2003 年，頁 31）。

花炮與神諭

在賀誕當中的搶/抽炮及還炮活動，無疑代表著信眾對哪吒酬許還願的延續的表述。所以，當有去年奪得花炮的信眾或社團決定放棄來年繼續搶/抽炮的話，他們仍然要進行還炮儀式。因為，奪得花炮意味著他們與哪吒神已建立了一種互惠的關係（以供奉、酬謝方式應對神明的庇佑），故此，還炮是必不可缺的一環，它表示了信眾對哪吒神庇佑的酬謝及奉還。以下的故事，道出了信眾拒絕還炮所帶來的諭示，亦表明了其他信眾對神明力量的認知及解說。

這個故事，詳細記載在天涯不曉生《奇廟》一書（2004，頁 82-84），而筆者亦聽聞於柿山哪吒廟值理會的鄭先生及麥先生訪問當中。相傳柿山哪吒廟每年都舉辦搶花炮的活動，而第七炮被視為最重要的一炮，因為它配有哪吒的龍牌（即神主牌），所以特別靈驗。在 1964-65 年，第七炮由陳錦輝⁸奪得。當時陳氏一家希望過香港生活，但由於移民制度限制，屢次申請均未成功。但在抽到花炮的那一年，陳氏一家移民香港成功，深信是哪吒（三太子）的幫助，於是對三太子供奉更虔誠。一年後，他將龍牌交回大會，及後由另一位陳姓親戚奪得，陳姓親屬本來只做小生意，及後生意興隆。1966 年 12 月 3 日，澳門的葡萄牙警察與當地中國人發生衝突，當時政府遂下令禁止任何集會，因此神誕活動因此停止了 20 多年。該名陳姓親戚後來移民到香港，龍牌就隨身來到香港。澳門哪吒廟後來復辦神誕慶祝活動，向陳氏追回龍牌，但不得要領。後來，在追討期間，該名陳氏親戚突然暴斃，其後人相信是神靈責罰所致，遂立即送回龍牌到澳門。

故事的真實性、客觀性等問題，不是筆者所考究的。筆者所關注的，是它的出現、流傳及結局如何反映了信眾對哪吒神力的建構、還炮儀式的重要性，以及活化了和強化了人們對哪吒信仰的關切及敬畏之心。

⁸ 陳錦輝死後，他兒子陳銳豪在 1981 年成立錦輝堂，以紀念父親對哪吒（三太子）的供奉，並聯絡各方善信，以打破香港以家族形式哪吒崇拜的傳統，希望集資興建廟宇，廣播哪吒信仰。



總結

相比於澳門，香港社會對哪吒的崇拜情況及氣氛明顯冷清。深水埗三太子廟的建立，緣於哪吒驅瘟抗疫的神蹟，但在香港，肩負消災去疫的神祇，還有車公（沙田及西貢）、北帝（長洲）、綏靖伯（上環）、以及濟公（灣仔）⁹，而且 2003 年沙士一疫民間舉辦的主要送瘟祈福法會中，三太子廟並不是擔當主導的角色。同樣地，澳門除瘟去疫的神靈，除了哪吒外，還有包公（福慶街）¹⁰，但兩所哪吒廟在沙士期間所籌辦祈福法會的主動及領導角色，正顯示了哪吒在澳門社會如何被塑造、或再次強化為擔當/扮演驅瘟抗疫的重要角色。

參考資料

1. 《澳門憲報》1898 年 6 月 18 日第 25 號。
2. 澳門日報 1960 年 6 月 8 日。
3. 柿山哪吒古廟值理會編，1998，《澳門柿山哪吒廟擴建百年紀念特刊》。
4. 天涯不曉生，2004，《奇廟》，香港：次文化堂。
5. 二階堂 善弘，2006，“哪吒太子考”，載高致華編《探尋民間諸神與信仰文化》（安徽，黃山書社），頁 1-30。
6. 陳國成，2003 年，“澳門的疫症與廟宇”，載《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SARS 專號》，第 32 期，頁 28-33。
7. Sangren, Steven. 1994. “Gods and Familial Relations: No-Cha, Miao-Shan, and Mu-Lien.” 載漢學研究中心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頁 33-74。

⁹ 參考天涯不曉生《奇廟》（2004 年，頁 179-182）。

¹⁰ 參考拙文“澳門的疫症與廟宇”（2003 年，頁 28-30）。